

# 刘震云 文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黄花  
土塬



(苏)新登字 007 号

## 黄花土塬

---

作 者: 刘震云

责任编辑: 沈 瑞

---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省高淳印刷总厂(邮政编码:211300)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250,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931-5/I·892

定 价: 15.5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刘震云文集

向往羞愧  
一地鸡毛  
黄花土塬  
温故流传

责任编辑

沈 瑞

封面设计

摄影

速泰熙

## 自序

《故乡天下黄花》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是我第一个异地和异样感觉的短篇。我知道长篇相对于中篇和短篇来讲倾诉和领首的是对世界的整体感觉；异地的异样是产生在你对某种感觉丢弃和对它掉过个儿来看的时候。当花朵即将开放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力图这么去做，来扩充自己的瞳仁，左右转动和上下翻飞，但放眼四方的，为什么仍是一动不动的凸凹的蚂蚱眼呢？我为此而感到痛心。

1995. 8. 北京，十里堡

## 目 录

|                      |     |
|----------------------|-----|
| 故乡天下黄花 .....         | 1   |
| 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 | 355 |

# 故乡天下黄花



**此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 第一部分 村长的谋杀

民国初年

—

腊月初四夜里，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令人感到可气的是，凶手在勒死孙村长以后，还不慌不忙蹲在土窑里吃了一阵烤红薯。因为在孙村长尸首旁边，留着一堆红薯皮。副村长路黑小说：

“勒死人还吃红薯，不是土匪是什么！”

村丁冯尾巴说：

“不会是少东家想不开，自己上吊的吧？”

路黑小瞪了他一眼：

“土窑里能上吊？你上一个我看一看！现在土匪恁多，可是不敢大意！”

孙村长的父亲孙老元拄着拐棍来到土窑里，路黑小指着红薯皮说：

“老叔，看这红薯皮！”

孙老元一见儿子的尸首，泪登时就下来了，顿着拐棍说：

“我家人老几辈，没干过亏心事！”

孙村长有两个老婆。大老婆三十五岁，小老婆十八岁。大老婆一见尸首，扑上去就哭；小老婆一见尸首，扭身就往家跑，去收拾自己的包袱细软。平日大老婆表现不好，在家里摔盆打碗，小老婆见人先笑。现在一到关键时候，就把人考验出来了。孙老元又顿着拐棍说：

“还是老大好，还是老大好！”

孙村长享年三十二岁。

孙村长的尸首被抬回村以后，停放在他家西厢院里。这里是孙村长生前办公的地方，门口挂着“马村村公所”的牌子。村里办公一直没个正经地方，孙村长就在家挂牌办公。村里发生纠纷，原告、被告就到这所房子来说理。双方各出五斤白面，由村丁冯尾巴烙成热饼，村长、副村长、各姓族长吃了热饼再说理。烙饼的大锅，还在院子里支着。夏秋两季收田赋、过兵派夫派牲口、县上募丁、招待上头来的公差，也都在这所房子里。现在这里成了孙村长的灵堂。门上蒙着烧纸，院子里有两个木匠在“噼里啪啦”做棺材。

棺材做好以后，孙村长入了殓。他唯一的儿子孙屎根（八岁），头上勒条白布，身上穿着孝衣，跪在棺材前，族内后辈分跪在棺材两边，开始接受人们的吊唁。副村长路黑小头上也拴条白布，站在门口喊丧。吊丧的人一来，路黑小就扯着嗓子喊：

“有客奠了！”

“奏乐！”

“烧张纸！”

“送孝布一块！”

路黑小一喊，院外一桌响器就奏乐，棺材两旁的后辈就

伏下身子哭，吊丧的人开始在棺材前跪拜，村丁冯尾巴马上跑到棺材前烧张纸。吊丧完毕，孙村长八岁的儿子孙屎根爬起来，走到门口，双腿跪下，头上举一个托盘，向奠客送上一块孝布。

村长死了，村里人都来吊唁。纸不断地烧，院子里烟气滚滚，像着了大火。

老掌柜孙老元也来吊唁儿子。他顿着拐棍来到院子里说：“先死为大，殿元，我也给你磕个头吧！”

说着，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头。

路黑小见老掌柜磕头，也撅着屁股磕了一个头。

村中另一个大户李老喜也来吊唁。李老喜一来，村中其他来吊唁的闲杂人等、娘儿们小孩纷纷后撤。李老喜头戴瓜皮帽，身穿黑布马褂，手里攥着一条毛巾；他家伙计抬着一个黑食盒子。食盒子打开，里边是八个祭菜，一篮子蒸馍。食盒子孙家伙计接过，将菜和蒸馍摆在灵前。纸烧上，孝子伏下身哭，响器奏乐，李老喜开始对着棺材行礼。他先举冠，撒右腿，跪下，左腿再跪下，一起一伏，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站起来，用手巾擦眼睛。退出屋，接过孙屎根献上的一块宽面孝布，转过身，对孙老元拱拱手：

“老元，没想到侄子……事情过去以后，到我家里去散散心！”

孙老元拱拱手，说了一句“老喜……”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孙老元今年五十五岁，李老喜大他两岁。两人拱过手，李老喜由孙老元的本家侄子孙毛旦送到门外，又拱了一回手，带着自家伙计，骑上驴走了。

奠了两天，村里村外的奠客，都奠得差不多了。令人感到愤怒的是，孙村长两个老婆的娘家，都没有来奠。大老婆

的娘家没来可以原谅，孙村长生前曾与她家闹过矛盾，有一年春节到她家串亲，因为一盅酒的喝法，打过老丈人一巴掌，两家断绝了来往；小老婆娘家是佃户，孙村长生前对她家多有照应，曾让人赶着大车到她家帮助拉过盐，后来又帮助他们开了个饭馆，现在人死了，连面都不照。孙村长的本家兄弟孙毛旦负责丧事的外围事情，就对孙老元说：

“小老婆她爹不通人性，老叔，你发一句话，我带两个村丁去开导开导他！”

孙老元说：

“毛旦，现在殿元停尸在地，发送没有发送，凶手没有下落，还开导他干什么！”

腊八这天，县上司法科来了三个人，调查孙村长被杀事件。为首一个姓马的股长，下边两个股员。老马过去在县竹业社破竹篾，去年他姐夫调到这个县当司法科科长，他便到司法科当股长。下边一个股员年龄大些，五十多岁；一个年纪轻些，二十多岁。三个人在孙村长家里吃过腊八粥，吸了几袋烟，便由孙毛旦陪同，察看了一下已经入殓的孙村长，又到村西察看了一下土窑，便又回到孙村长家吃酒。老马对坐在上首的孙老元说：

“老叔，已经查过了，孙村长真是被麻绳勒死的！”

孙毛旦性子急些，接上去说：

“勒死谁不知道是勒死的？问题是谁把我哥勒死的，老马，你得捉住他！”

老马看孙毛旦这么说话，心里有些不高兴，吸着水烟说：

“捉住是要捉住，但捉一个人是说话的？你兄弟本事大，我老马没来，不是你也没捉住他？”

这时陪客的副村长路黑小说：

“老马，要考虑就往土匪窝里考虑，看那窑里的红薯皮！”

老马又瞪了路黑小一眼：

“有红薯皮也不一定是土匪，有土匪也不一定非有红薯皮！”

然后将脸转向孙老元：

“老叔，我知道我本事不大，吃这碗饭有些勉强。但我劝老叔还是想一想，孙村长有哪些仇人。想出来，让人到县里告诉我，我就不信抓不住他！”

说完，不理别人，独自吸了两袋烟，就带着两个股员回去了。来时是孙老元派马车接他们，走时又用马车把他们送了回去。一人还送给他们几个夹肉蒸馍。老马这时倒有些不好意思，说：

“还拿蒸馍干什么，尽麻烦你们了！”

马车一开，孙毛旦骂道：

“这个鸡巴老马，接他来干什么！他就会拿蒸馍！”

腊月初十，孙村长出殡。出完殡，散了客人，已是晚上。副村长路黑小在院子里帮助伙夫收拾剩下的杂菜，大老婆在她房里搂着儿子孙屎根低声啼哭，这时老掌柜孙老元突然一阵心火上来，抖着身子咳嗽起来。本家侄子孙毛旦扶他到屋里躺下，这时家里喂牲口的老冯走进来，垂手站在地下。孙老元咳嗽完问地下：

“老冯，你怎么啦？”

老冯上前说：“老掌柜，你要保重身子！”

孙老元说：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老冯却没有回去，憋了半天又说：

“老掌柜，我有话说。”

孙老元说：

“你说吧。”

老冯说：

“本来这话不该我说，可去年我家小猴子得了大病，多亏老掌柜给他找先生，才捡了一条小命！”

孙老元说：

“老冯，有话你说吧！”

老冯说：

“依我看，这次少东家被害，都怪佃户老西！”

孙毛旦急忙问：

“怎么怪老西，你发现他通匪了吗？”

老冯说：

“他通匪不通匪我不知道，但上次村里过土匪，少东家派他家烙二十张饼，他家只烙了十二张，把一帮土匪给得罪了。土匪还打了少东家一巴掌，说是回头算帐，现在肯定是应到这上头了！”

孙老元和孙毛旦都想起来了，十一月村里是过这么一帮土匪。这些人个头都很矮，操外路口音，为首的一个还掖着一把盒子。一到村里就让烙饼，孙村长派了饼，派到佃户老西家。老西家娘儿们不是东西，以为应付土匪像应付他家妯娌呢，能占些便宜就占些便宜，于是只烙了十二张，个头还特别小，把一帮娃子土匪给惹恼了，跳起来打了孙村长一巴掌，说回头算帐。老冯走后，孙毛旦对孙老元说：

“叔，不是老冯提醒，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现在看来是了！这个鸡巴老西，贪图一把面，害了我哥！这帮土匪一时找不着，可老西跑不了。我带几个人，先去把老西和老西娘儿们吊起来！”

孙老元又咳嗽一阵。咳嗽完说：

“不要吊老西。不会是因为老西一把面。”

孙毛旦说：

“怎么不是老西？正是因为一把面才把那帮土匪惹恼了！”

孙老元说：

“也不会是那帮土匪。你想想，那帮土匪都操外地口音，会因为几张饼专门回来勒人吗？”

孙毛旦想了想，也泄了气：

“按说是不会。可不是这帮土匪，又是谁呢？碰上个鸡巴老马，又不会破案，我哥算是白死了！”

孙老元挥了挥手说：

“行了，你回去吧，去把屎根叫来。”

八岁的孙屎根头上仍勒着白布，身上仍穿着孝衣，被一个丫头领进来，见孙老元叫了一声“爷爷”，就站在那里不动。孙老元问：

“屎根，你爹呢？”

孙屎根哭了几天，嗓子已经哭哑了，他哑着嗓子说：

“我爹死了！”

孙老元问：

“你爹怎么死的？”

孙屎根说：

“我爹被人勒死了！”

孙老元拍拍孙屎根的头说：

“好，好，去给你娘说，今晚跟爷爷睡吧！”

这天晚上，孙屎根就在孙老元脚头睡了。

## 二

半个月过去，大年初二串亲戚，小老婆她爹突然出现了。

小老婆她爹叫锅三，后脑勺绑着一根小辫。过去他是孙家的佃户，现在是镇上一个饭铺的铺主。他来到孙家，先将小毛驴拴到门外一棵槐树上，从驴鞍上卸下一个小吊袋，小吊袋里装着十几个烧饼；他抄着烧饼往里走，迎面碰上孙毛旦。孙毛旦戴着墨镜，手抄一根马鞭，正要骑马去串亲。他见到锅三，倒先吃一惊，用身子堵住他：

“咦，这不是锅三吗？”

锅三就怕孙毛旦。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孙毛旦到他家去收租，一马鞭下去，就抽死一只正跑的鸡。他双手垂下说：

“少东家！”

孙毛旦问：

“听说你现在开饭铺了，卖面条还是卖烧饼？”

锅三答：

“卖面条，也卖烧饼。”

孙毛旦问：

“面条多少钱一碗？”

锅三答：

“面条二百块一碗。”

孙毛旦问：

“烧饼呢？”

锅三答：

“烧饼一百五一个。”